

紐約公寓

THE GIRL NEXT DOOR

伊莉莎白·諾柏 Elizabeth Noble 著
謝佳真 譯

英國溫暖系小說名家伊莉莎白·諾柏的動人佳作，甫出版便登上英國暢銷排行榜。
伊莉莎白·諾柏出色就是出色，不告訴大家不行。

不同的生命故事，迥異的人生風景在同一棟公寓裡輪番上演，掩藏在緊閉門扉後的秘密與想像鼓動住戶們滲入彼此的生活，交織出歡笑與淚水，圓夢的圓夢，心碎的心碎……

THE GIRL NEXT DOOR
紐約公寓

Elizabeth Noble • 著
謝佳真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22

紐約公寓

The Girl Next Door

作者◆伊莉莎白·諾柏 (Elizabeth Noble)

譯者◆謝佳真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校對◆賴秉薇

封面圖片◆Natalia Bratslavsky c/o Shutterstock Images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THE GIRL NEXT DOOR by ELIZABETH NOBLE

Copyright © 2009 by Elizabeth Nob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0 年 8 月

初版二刷：2010 年 8 月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ISBN 978-957-05-2502-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各界讚譽

精彩讀物。—— 泰晤士報 The Times

牽動情緒千迴百轉。—— Now 雜誌

我好愛這本書，我要女兒也來看。—— Eve 雜誌

這則濃郁的故事揉合了種種人性情感。—— 英國 Closer 雜誌

巧妙，溫暖人心。—— 好書誌 Good Book Guide

漫漫長夜的絕佳讀物。—— 每日郵報 Daily Mail

娓娓道出情感真諦的催淚天后。—— 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醉人的高明作品。—— 英國作家佩妮·文森西 Penny Vincenzi

逸趣橫生，情意真摯，義無反顧灑淚剖析女性情誼。——英國
Red 雜誌

愛不釋手，每個角色都深得人心。我們好愛這本書……準備衛生
紙！—— Heat 雜誌

伊莉莎白·諾柏筆下的故事的確動人心弦，是欲罷不能的酣暢閱
讀經驗。—— 英國 Glamour 月刊

這不過是伊莉莎白·諾柏的第二部小說，便儼然文壇老將。敘事行
雲流水，令人不知不覺一頁翻過一頁。—— 每日鏡報 Daily Mirror

莫循路前行。
走無路處，留下足跡……

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博比：避險基金經理。

布蕾爾：博比的太太，熱衷午餐聚會的女士，髮型蓬得不可思議，在公寓裝潢期間成為不受歡迎人物。

瑪麗：史都華家的管家，缺乏工作成就感。

七B 皮斯卡特拉家（厄尼斯與瑪利亞）空巢族。兒子布雷里和女兒愛莉兒離家就讀大學。

厄尼斯：保險業。

瑪利亞：退休教師，公寓管委會秘書。

六B 舒曼家（大衛、瑞秋、雅各、諾亞、蜜雅）；米列娜（保母）、帕德瑪（女傭）

大衛：訴訟律師，與妻子共同持有六B。

瑞秋：大衛的太太，某大美妝公司的行銷部門資深副總裁，公寓管委會出納。

雅各、諾亞、蜜雅：大衛與瑞秋的兒女，分別是六歲、四歲、兩歲。

米列娜：舒曼家的波蘭籍保母。

五B 愛莫森-柯爾家（陶德與葛雷格）擁有五B的同性戀伴侶。

陶德：室內設計師。

葛雷格：小兒科麻醉師，公寓管委會主席。

四B 薇娥蕾·華勒斯

七十八歲，孀居英國人。第一任丈夫葛斯·坎貝爾死於心臟病，第二任丈夫斯戴德曼·華勒斯與女兒凱薩琳死於車禍。

三B 濱崎宏

三C 亞瑟·亞力山大
暴躁的老先生，其父親曾是這棟大樓的業主，三C是他僅存的財產，憎惡同性戀，。

二B 麥狄森·卡瓦諾
任職於時尚雜誌，但與其從事編輯工作，她更想披上嫁衣。難伺候小姐。

二C 布莱恩

切、赫蘇、拉烏、荷西：門房，全是古巴人。公寓管理員只聘請古巴人。

各樓層住戶平面示意圖

- 八A
八B 史都華家（博比、布蕾爾、泰勒、戴勒、艾許麗）；瑪麗（管家）
買下隔壁公寓，打通以擴充空間，剛裝潢完畢。
- 七A 蓋勒赫家（艾德、伊芙）新房客，最近從英國索立搬來。
艾德：雄心萬丈的銀行家。
伊芙：隨丈夫艾德搬遷至紐約的英國女子。住英國的姊姊凱絲·湯普森是其唯一親人，兩人感情深厚，凱絲與丈夫傑夫結婚多年，育有波莉、喬治。
- 六A 克拉莫家（杰生、金柏莉、埃佛麗）；艾絲蜜（保母）
杰生：股票交易員，六A的戶長。暗戀隔壁鄰居太太瑞秋。
金柏莉：杰生的太太，家庭主婦，曾是稅務律師。
埃佛麗：杰生與金柏莉的稚齡女兒。
艾絲蜜：克拉莫夫婦聘請的牙買加籍保母。
- 五A 傑克森·葛瑞林三世（暱稱小群）
傑克森·葛瑞林二世之子，母親為瑪莎·諾瑟普·葛瑞林。二十六歲，西棕櫚灘人，目前無業，住在父母購買的五A。追求三A愛蜜莉。
- 四A 杭特·史登
心理醫師，在公寓裡的辦公室執業，長年與鄰居薇娥蕾抬槓。
- 三A 愛蜜莉·米卡諾斯基
三十一歲，第二代波蘭裔美國人，生於奧勒岡，在NBC電視台製作部門任職，熱愛鐵人三項運動。五A傑克森在追求她。
- 二A 夏綠蒂·墨菲
二十九歲，愛爾蘭裔，生於西雅圖，紐約公共圖書館館員，不擅穿著打扮，酷愛言情小說。
- 一樓 大廳、門房、辦公室、管理員岡薩雷茲（埃斯特萬·朵莉絲）住家
岡薩雷茲家（埃斯特萬·朵莉絲）：公寓管理員和太太，住在公寓十五年擔任長駐的管理員。

「城市之肺」。人家不都這樣稱呼大都會裡的公園嗎？但這詞在紐約不適用。在泱泱紐約城盤踞將近八百五十英畝無價地皮的中央公園不是肺，而是心。隨便在哪條步道周遭遛遛，遠離塵囂市聲，避開研究地圖的遊人、無所不在的跑步客、蝴蝶餅販，便會見到長椅處處，總共九千多張。自從一九八六年，中央公園管理處便推行「認養長椅」計畫，居民可將長椅題獻給摯愛，紀念不渝的真情。在這裡可以感受紐約之心的搏動，聆聽那心跳。在動物園旁邊，一張長椅上刻著求婚詞。在愛麗絲夢遊仙境雕像那兒，面向旋轉木馬的幾處水畔遊戲區，一排排長椅上的銘文則見證著歡樂的回憶，以及感恩的謝詞。九一一事件後，有些長椅上的銘文僅僅是看看，便催得人熱淚盈眶。那些題詞是獻給死得大匆匆的青年男女，也是獻給他們身後遺下的人。「對全世界來說，你是一個人。對某人來說，你是全世界。」

我決定認養雪松丘的長椅，那是你鍾愛的地方。冬天時，孩童會在那兒滑平底雪橇，笑語喧嘩。秋天時，那兒色彩繽紛絢麗。夏天時，冰淇淋車就停在旁邊第五大道上，濃蔭蔽天。但我最喜歡的應該是春天。春天充滿無限的展望，嶄新的開始。或許那些都輪不到我，但眼前這些人仍有未來。

我反覆思量，想了很久，究竟刻什麼銘文才好？要惠特曼還是愛默生？普契尼？或是我自己的話？末了，我決定只用你的名字，其餘的千言萬語都屬於我，我暗暗收著，烙印在我的心裡，無庸寫在紐約之心上。

上午八點

夜班門房赫蘇即將交班。日班的拉烏還沒來接班，赫蘇便在大理石門廳拖淨地板，勤快地擦亮黃銅門檻。日班的門房來了以後，在員工洗手間換上帥氣的灰色制服。工友搭乘工務電梯到每一層樓，收走住戶拿出來的黑色垃圾袋以及分門別類的資源回收垃圾。公寓管理員在地下室檢視表格，瞧瞧哪位住戶在家、哪位出了遠門、誰等著收東西、誰有東西要交寄。這些事他每年做五十星期，連續十五年有餘。他和太太住在樓下後頭的一戶小公寓，將兒子們拉扯長大，如今他們都離家了。

在七B，瑪利亞·皮斯卡特拉向先生厄尼斯道別。她照例淡淡地親一下先生的臉，順順他的頭髮，在他出門上班後，對著早餐的碗盤思忖今天要做的事情。在廚房牆壁上八乘十吋的照片裡，她的一雙兒女穿著中學畢業服，朝著底下的她微笑。她知道他們人在遠方的大學宿舍裡，此刻仍在床上沉睡。前一晚無疑在發奮用功，或在派對玩樂，總之是熬到三更半夜。布雷里是在兩年前離家念大學，愛麗兒則是去年九月，她現在照舊惦念他們，日復一日，天天思念。家裡仍然太清靜，不夠凌亂。她有兩個盤子、兩個玻璃杯、兩個馬克杯要放進洗碗機，有一張床要鋪。今天不必洗衣服。假如你十年前說她如今會深深眷戀那一切，她會呵呵笑說你瘋了。

在樓上的八A/B，布蕾爾·史都華的管家瑪麗若是聽到同樣的話也會笑。她六點鐘便照著六個月來的作息，在洗衣室旁邊無窗的傭人房獨自醒來。此刻，她伺候著史都華家的三名兒女吃鬆餅，每盤鬆餅都不盡相同。布蕾爾交代今天的家務，博比埋怨乾洗店尚未送還他的灰色細條紋西裝。瑪麗不介意被呼來喝去（否則便選錯行了），但她討厭史都華太太發號施令的方式。當史都華

太太吩咐「打掃洗衣室」，必然添上一句「要一塵不染，麻煩妳了，瑪麗」，彷彿打掃除了乾淨以外還有其他種可能一樣，又似乎暗示她哪一回潦草了事。儘管史都華太太對家務要求嚴格，可別以為她會親自動手。話說回來，她當然永遠忙碌，比如今天她要舉辦午餐會。瑪麗始終摸不透那些尋常的午餐究竟哪裡了不起，值得冠上「會」的封號，但她猜與金錢有關。史都華太太會到麥迪遜大道靠近八十五街路口的健身房，那是她星期一到五的例行公事，隨後去做頭髮，盛妝打扮一番後出門「行善」，卻忘了在自己家裡行善。瑪麗對布蕾爾·史都華沒有一絲一毫的好感。天知道她需要收入，而史都華家的待遇不惡，但若不是捨不得三個小朋友，她老早會另謀出路，這些孩子挺可愛的。他們或許是有點散漫，稍嫌嬌橫，但這年頭，誰家小孩不是呢？

杭特·史登醫生在四A繼續睡。他不在十一點前診治病人，又是在家裡執業，從來不必在十點半前起床。他從二十幾歲便失眠至今，不到凌晨三、四點絕對進不了夢鄉。他戴耳塞，以免入眠後被曼哈頓的嘈雜市聲攪擾清夢。他不能服用安眠藥，因為他和自己的諸多病患一樣，具有容易上癮的個性。同理，他不能碰紅酒，要不然紅酒也能解決失眠。他培養睡意的辦法是狂讀傳記，通常看久了，就會在沙發上昏然入夢，任憑沉重的大部頭書籍堆在胸膛上起起伏伏。

住在他對面的薇娥蕾·華勒斯煎了一顆蛋和兩片培根，這是她一星期七天的慣例。她將餐盤端到飯廳，桌上的亞麻餐巾和銀質刀叉都在前一夜排放就緒。她打開收音機，收聽BBC國際廣播。「貓」是她的煙灰色阿比西尼亞貓。她按捺許久才買世下貓，就是因為不願墮入獨居老太太必養貓的俗刻板印象，現在她仍然拒絕流露溫情，不替牠取名，只叫牠「貓」。現在貓尾巴纏上薇娥蕾的椅腳，背部抵著薇娥蕾的雙腿磨蹭，無視於女主人的矛盾心態。

在她樓上的五B，葛雷格·柯爾在餵尤里西斯，牠是巧克力色的拉不拉多犬，正感恩地舔葛雷

格的手。他的伴侶陶德在洗澡。陶德照例是和助理嘉柏麗在辦公室解決早餐，所以小葛用優格沖了一碗什錦果麥自己吃，輕快地翻開《紐約時報》，倚著廚房的花崗石早餐吧檯桌站著。

「坐著吃啦。」陶德從浴室裡嚷道。

「你根本看不到我！」

「不用看也曉得你在做什麼……」

在二A的夏綠蒂·墨菲習慣每天早晨打量鏡中的自己，而每天早晨，她都對回望著她的鏡中人失望。薄牆另一邊是在建築條例生效前改建的二B，住在那裡的麥狄森·卡瓦諾甩甩博道夫金髮公主的秀髮，反應與夏綠蒂恰恰相反。她在幾乎快碰到眼皮的睫毛上，小心翼翼地再刷一層增長型睫毛膏。

在樓上的三A，新來乍到的愛蜜莉·米卡諾斯基在瑜伽墊上將身軀伸展成貓式，努力不去注意堆疊在客廳的箱子仍然等著她拆封。住她隔壁的亞瑟·亞力山大夢境紛擾，打著鼾，唾沫在嘴角積聚，隔壁的濱崎宏剛剛快跑三哩路回來，打開蓮蓬頭，希望水趕緊變熱。他喜歡在八點四十五分前進公司。

鍋爐點了火，管路在輸水。爐台上的水壺在燒開水，暖氣管啞啞作響。

公寓逐漸甦醒。

1 普蘭姆·賽克斯 (Plum Sykes) 在《博道夫金髮公主》(Bergdorf Blondes) 創造的名詞，指將頭髮染成淡金色的紐約名媛。

四月

伊芙 東五十七街四季飯店

「早安，紐約！」艾德模仿羅賓·威廉斯大嚷²，嗓音衝撞著伊芙發疼的腦袋。

昨夜，他們在飯店的酒吧點了用灰雁牌伏特加調製的骯髒馬丁尼，那樣慶祝新生活似乎天經地義，是唯一的選擇。他們小酌幾杯，大啖遲來的晚餐，一場纏綿火辣的旅館性愛，五個鐘頭左右的睡眠。到了今天早晨……一切不再天經地義……灰雁骯髒馬丁尼或許是非常道地的紐約調酒，但伊芙顯然依舊是道地的英國基爾福鎮女孩。「骯髒」這詞可真貼切。伊芙覺得嘴裡活脫是一句俗話的寫照：「髒得像鸚鵡籠的籠底」。

她用羽絨枕蒙住頭，試圖阻斷從他們十二樓客房落地窗瀉入室的燦爛陽光，偏偏陽光像艾德一樣不饒人。這時艾德正在模仿法蘭克·辛納屈，沒察覺她已經瀕臨謀殺親夫的邊緣。十誠得再添一條：萬萬不可，絕對不可連飲三杯以伏特加調配的雞尾酒。

門鈴響起。艾德的元氣絕對比她飽滿，向來如此。三杯酒摺不倒她的老公。他去應門，愉悅地道聲「早安！」，迎進他們的早餐。送餐的侍者體貼到家，從排放餐具、在花瓶插一枝蘭花、端出

2 羅賓·威廉斯 (Robin McLaurin Williams) 在電影《早安，越南》(Good Morning, Vietnam) 中飾演美軍在越南的戰地電台DJ，他總是以「早安，越南」一語展開節目。

幾個罩著銀蓋的瓷盤，到離開客房，始終沒有招呼過那具在羽絨被底下呻吟的女性形體。

「起床啦，弱雞。吃早餐了。」這時她察覺艾德已經沐浴更衣。艾德一把掀開床單下緣的一角，讓她的一隻腳丫露出來。他捏捏她的大拇趾。

「唉唷。」

「要茶嗎？」

「嗯。」

「不曉得妳想吃什麼，又不想冒險叫醒妳，我就點了鬆餅、培根、水果沙拉、蛋白蛋捲……」

「誰要吃蛋白做的東西？整顆雞蛋只有蛋黃好吃耶。」

「也是唯一要人命的部分……」

伊芙悻悻地坐起身，接下他遞來的茶。「你開始淪陷了……」

「什麼淪陷？」

「淪陷成美國人啊，你變膽固醇糾察隊了。」

艾德噗嗤一笑。「看樣子，妳想吃鬆餅配培根吧？」

「死了就算了。」伊芙走到桌前，將面前的銀蓋掀開一條縫，打量底下的食物。

「我不想死，今天有一堆事要忙……」艾德舉起自己的柳橙汁，跟伊芙的杯子碰一下致意。

「敬我們的新房子！」

問題在於那不是房子，只是公寓。伊芙和艾德以前的房屋有名字，街道也有名字。那房子有庭院，有車道，有可停放一輛車的車庫，是他們的車。艾德在院子裡有一間工作室。伊芙有正職，她以前住在距離她姊、外甥兒女二十五分鐘的地方。

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她端著茶到窗前往外看，凝望著高聳的灰暗大樓和蔚藍的青天。氫氣的水氣從人孔蓋升起，如同電影上的情景。她老覺得自己置身在電影中，那感覺縈繞不去。但這是真的。移民已成定局！他們在美國……

在兩塊鬆餅、三條超脆的培根、四杯茶下肚後，再用強力水柱淋浴十五分鐘，伊芙的精神才振奮一點，勉強有個人樣。當她踏出比舊家臥房大的浴室，艾德正在講電話，顯然在洽談公事。她向艾德皺眉。今天應該是兩人世界。

他揚起一隻手求饒，歉疚地聳聳肩，嘴裡卻說：「是、對、好，我會過去，」他看看手錶，「半小時後見，最晚不超過四十五分鐘。太好了。」他掛斷電話，來到床前，坐在她身邊，一手摟著她的肩膀。

她責怪地怒目相視。「你答應過我的。」

「我知道。我不會去一整天，我保證，兩個鐘頭就回來。」

夫妻都知道此話不能當真。

「交屋的時候你最好在。」那是下午三點。

「一定一定。」艾德套上外套。「我會過去找妳。」

「好。」

艾德捧著她的臉蛋，給她深情的吻。「我今天晚上要在每個房間跟妳做愛。」

她皺起鼻子，竊笑說：「少肉麻了。幸好那是經典四房，不是經典六房³。」

3 經典六房是指客廳、飯廳、兩間房間、一間傭人房、廚房，至少一間衛浴。

「妳的紐約房市術語考不倒我。」

「嘿嘿，那些術語我背到滾瓜爛熟喔。」

他打她屁股。「跟妳說一聲，依我看，經典六房我還辦得到，即使是雙層公寓也不成問題。」

伊芙笑了。其實，他應該有那能耐。他們搬進英國的鄉村小屋時，他在每個房間、露台桌面、浴室和她親熱，但老實說，小倆口進行到老舊食品室冷冰冰的大理石檯面時，便有些意興闌珊。那時伊芙要他答應，日後只要遇到喬遷之喜，都必須以做愛啟用新居，儘管她相信他們最後必然會以老夫老妻的身分住進銀髮之家，也不能例外。他沒忘呢。

他又匆匆印上一個吻，懊惱地哼一聲便走了。

去睡回籠覺吧，再窩一下下。

她不敢相信自己在這裡，一切發生得太快了，四個月前根本沒有移民美國的預兆。四個月前她望著窗外的花園，看著她前一年掘得深深的花床，想著春天。她好愛那座花園，還有那房子。他們的第一棟鄉村小屋，三間臥房，距離市區四哩路。房價便佔掉他們全部的購屋預算，可是賣他們房子的老夫婦二十年沒整修房子，房子仍需大肆整頓，伊芙因此搖身變成週末DIY狂。她學會怎樣去除壁紙、鋪瓷磚、用填隙料抹平瓷磚間的縫隙，一、兩年下來，一九八〇年代的裝潢便消滅殆盡，打造成她衷心喜愛的空間，牆壁一概是白色，沙發深度很夠。花園最棒，最令她嘆為觀止。以前她根本不曾注意季節遞嬗。小時候，家裡的花園是嬉戲、消磨時光的地方，住大學宿舍與公寓的時期，在豔陽高掛的熱天，只需要克萊芬公園權充花園，一年裡其餘的三百六十天你不會去管它。現在，她在廚房外的小露台喝早起的第一杯茶，幾乎每一天，她都啜飲著花園四時的景觀、聲音跟

氣味。

艾德捎回移民消息那一天，她在露台上。穿著艾德的 Bardour 牌戶外休閒服，戴著艾德戲稱「茶壺保暖套」的老古董七彩條紋羊毛帽，啜著伯爵茶，檢視花床，作著鱗莖的白日夢。她都早艾德一小時左右到家。他在倫敦上班，完全仰賴反覆無常的火車通勤。儘管她深愛丈夫，但那往往是一天裡她最心愛的一小時，純粹屬於她一個人的時間。一天的工作都大功告成（幾乎啦），還有閒暇沉浸在 she 嶄新的家居生涯，醃點什麼，修修枝葉。

那天，他比平常晚歸。他吻她的時候，伊芙聞到他嘴裡有啤酒味。「小芙。」她喜歡他這樣叫她。從兩人第一天認識，他就稱呼她小芙。全世界除了她媽，只有他這樣叫她。

「你喝酒了！」

「對不起啦，老媽，只喝了一杯。」

「你跟誰喝？」她扭腰的架勢有幾分像影集〈我愛露西〉（I Love Lucy）的女主角，但臉上卻仍帶著微笑。

「公司的男同事。」就伊芙所知，「男同事」是一群面目模糊的男性。她跟他們可能在聖誕派對、夏季闖家同樂日（最佳名不副實獎得主是……）打過照面，但他們面容模糊，有班、丹、湯姆、戴夫、提姆跟……其他人。

「這麼說，今天工作很順利囉？」

「棒到不行。」

這挑起她的好奇。「怎麼說？」

「寶貝，先進屋子，這裡冷死了，我有事告訴妳。」艾德雙手拉著她，朝著門口倒退。她順

從地讓他拉著走。進廚房後，他從冰箱拿出一瓶葡萄酒。「我們要慶祝。」他從碗盤架取下兩個杯子，斟酒。

「為什麼？」

「我有新差事，我升官了。」

「艾德！太棒了！我連你有新計畫都不知道……」

「連我自己也不曉得。唔，也不盡然。」

伊芙拿起兩杯酒，給了他一杯。「了不起，乾杯。」

「乾杯，小芙。」他們都喝了酒。

伊芙拉出一張椅子坐下，仍舊盯著艾德。他滿面春風。「統統告訴我吧。」

「最棒的部分還沒說……」

「是加薪嗎？」能加薪就太好了，貸款可以一下子就清償很多……他們這兩年的閒錢全都貢獻

給特力屋了……

「對，有加薪，加超多的。但那不是重點。」他睜大眼睛，得意洋洋地向她笑著。

她作勢捶他胸膛。「別逗我了，壞蛋，到底是什麼啦？」

「那工作是在……紐約！」艾德將雙手舉在耳邊，攤開手掌，抖動十指，那德性異常滑稽，那

一刻彷彿不是真的。

「什麼？」

「紐約，工作地點在紐約辦公室。曼哈頓，兩年，想待更久也行。是該死的紐約耶，小芙！妳能相信嗎？」